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四

宋　彭百川　撰

神宗朝臣議論新法

神宗即位勵精求治以王安石學行負時望名為翰林未幾引參大政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於崇政殿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中丞呂誨待對於崇政殿侍讀邇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名

相遇於朝路先客謂誨曰今日請對何言誨舉袖中彈文乃新叅也光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誨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則可或容置於宰輔天下必受其弊光又諭之曰與公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似傷怱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誨

曰上新即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各趨以出誨疏奏曰臣竊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雖有用舍係時之休戚也至如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僻而堅順非而澤强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盧杞奸邪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為學士縉紳皆謂陛下之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用也乃進二台席僉論未

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輕重也謹按安石外示朴野
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衆所共知今略疏十事
皆目覩之迹一言近誣萬死無避慢上無禮好否欲進
見利忘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以私報怨怙勢招權專
政害國商榷財利以動揺天下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
略惟務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
憂之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矣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
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知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

久居廟堂必無安静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横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别於真偽然詆奸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非安當復露章請避怨適取進止是日司馬光退歸玉堂以誨遽論安石者終日思之不得其説既而縉紳間復有傳誨䟽者往往亦偶語切疑其太過熙寧二年二月前大名府推官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檢詳文字先是轍上書言事即日名對延和殿䟽奏上批付中書曰詳觀䟽意如轍潛心當今之務頗得

其要鬱於下僚不得伸誠亦可惜因有是命時安石新得幸急於財利置條例檢詳文字官命呂惠卿蘇轍同為之安石多於惠卿謀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不便以告轍曰以錢貸民使出二分息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捶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介甫曰君言有理徐議行之時上既用富弼為相猶以足疾在

告上遣勾當院御藥院劉有方諭旨令先赴中書供職

弼固辭曰豈有名自外郡未見天子而遽坐廟堂預聞

天下之政乎是日弼始入見上諭弼曰君臣須是上下

相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拜於御座之前曰臣之拜不

獨賀陛下堯舜之明亦為宗廟社稷天下生靈為賀似

此宣諭不為當今之論亦可為萬世子孫之法盡忠無

隱只臣一員亦無益於事須是在庭臣僚天下官守人

人盡忠方能成天下之務上曰卿論至詳甚善弼又曰

臣自沿路到京聞士大夫說大抵守道者心多不安希進者往往得志願陛下精别流品無使忠邪混淆小人漸進茲係治亂之大者陛下若不以臣說為妄略加聽納則異日必有所補弼又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其間有所希兾緣朝政守靜事有常法小人無可望也願陛下深賜審察無致後悔弼又曰臣聞天下財用不充執事必須多為經畫其有當數日乃祭祀百官六軍西北

賜與人往來等費是也其所不知者內中取索及兩宅請俸以致土木興作等費不一並宜置局會計漸節不給之用則百姓無暴斂之苦國用無不足之慮上改容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富弼言大臣須和以濟務上即問安石所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詳文字略見倫緒亦有待人而後可舉者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樂

教化之際有所未急但見朝廷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上
頷之置條例司二年夏四月滕甫知鄆州性疎達在上
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待甫甚厚
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往往誇示於人因見
御札有用字悞者因譏甫以為揚上之短上由是疎焉
安石惡甫故極力排去之甫入辭言於上曰臣知事陛
下而已不能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知制誥錢公
輔罷知諫院時上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召臺

諫官至都堂諭之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顧公輔對曰所為是耶天下誰敢不同非耶公輔雖同之不得已公輔素與王安石之入翰林為學士也首薦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學闕之禁林必有補助而安石盛主辟向欲進用而公輔方請黜向安石素惡甫將廢逐而公輔反營解之安石以是怨公輔言於上曰臣昨以公輔在先朝言事似非希世顧望者故舉以自代誠不意今挾邪乃爾至是上聞安石有公輔挾邪之語乃問

安石以前冊事罷之何如安石曰比日安日亦宜罷蓋其理合罷則非以一事罷之人自以為宜陛下以進退羣臣當如天道生殺自然可也乃罷公輔諫院丁未給事中參知政事唐介卒介數與安石論登州謀首事於上前介曰新法天下皆以為不可安石曰以為不可者皆朋黨爾安石强辯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居頃之疽發背而卒五月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獬與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目為滕屠

鄭沽嘗言於上曰獬極險不宜使之在内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呂誨即奏曰臣所惜者不惜四人去之所惜者朝廷之體無俾權臣盜弄其柄上出誨奏於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媿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更乃如此是日王安石以呂誨劾章乞辭位上即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蘇軾議科舉事六月御史中丞呂

誨出知鄧州誨初論安石上使諭解誨誨執愈堅又奏曰臣受國恩家有忠範惟知死節以圖報效竊以我國朝開基一百餘年四方無事前古未聞然太平之久事固有係於聖慮者以是恩之尤當謹於措置謀謨在得人安危在委任圖任舊德推廣恩信以至萬務講求利病在乎沈機默運不露形迹因事制宜去弊補廢上應天災務以安靜乃今日之事也王安石者本以文章進用竟遽為輔弼逢迎陛下之意張皇一時之事祖宗法

度首議變更天下利源皆欲搖動斥逐近侍盜弄權柄
傾危老成欲速相位人情甚鬱公議不容獨陛下未悟
倚任安石與之講求治道之要進退天下之事臣恐無
益於盛時徒有累於知人於是安石求去上還其奏安
石乃具謝起安事安石既視事益自信日以經綸天下
為已任盡變祖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州
縣吏奉行微忤其意則責追之所用俱憸薄少年天下
騷然於是昔之疑誨為太過者愧仰歎伏以誨為不及

而誨亦由此力求補外遂得罪八月侍御史劉琦監處州税監察御史錢顗監衢州税初御史劉述及琦等奏劾王安石專肆胸臆輕改法度疏奏即卧家待罪述坐繳敕劄被劾未復故二人充貶顗將出臺坐駡孫昌齡曰平日未嘗知君止以王安石居憂金陵君為幕官媚事安石故安石薦君於彭思永得與為御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柰何專附安石求美官顗今得罪分當遠竄君為美官自謂得策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遂拂衣上

馬至是詔琦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沮去官曹規喧朝聽
可落御史充監當於是翰林司馬光奏琦等不當貶不
報八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初純仁以
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令
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
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
而已純仁露奏顯訟顗琦指切安石又中書曰今日忽
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事近多名落御史充監當者聞

命之際中外震驚葢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諫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敢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與純仁並為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𢗅上思紹光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無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知而柄臣遂摭拾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忝

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類率易輕信奸回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異已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為能賢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揠苗之憂曾相公平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見容惟務雷同苟相舊好拘文守法令則一切規隨趙叅政心知其非而辭辯不及凡事不能

力救徒閬退有後言此皆朝廷大臣所為安得政令無失公亮等以純仁狀進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條例可檢詳文字蘇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伏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為河南府推官轍初為檢詳文字朝廷數召劉彝等八人遣之四方轍因求見宰相陳升之問君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爾近日詔八使欲遣往諸路不審公知利害所在而使案實之耶未知而謾遣出外羅

諸事也升之曰君意謂何轍對曰昔嘉祐遣使寛恤既還奏例多難行不免為天下笑今何以異升之曰吾惜奉詔看詳寛恤事如范堯夫所言多中理轍曰今所遣如堯夫有幾升之曰所遣賢將不肯行轍曰公知不便而特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卒遣之他日又言均輸青苗非良法以狀詆升之安石怒甚欲加之罪升之止之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讓王安石曰臣已嘗論奏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押闔為事上曰如此

宜合時事以為異論安石曰大抵小人押闔非必盡如人主意然後為利九月上謂陳升之王安石曰今賦非不多只是用度無節如何節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費置交子務

先是御史張戩言呂惠卿奸邪不可在左右後數日安石又獨對力陳惠卿所以被譖者之情并諸奸利事上然之三年正月知河南府張方平提舉集禧觀先是方平被詔舉堪任諫官者二員即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方

平既入見上欲除方平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觀望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無補聖政也而安石又言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為御史中丞附賈昌朝之徒誤仁宗賞罰甚衆今留在内於陛下何所補但令羣邪更有宗主爾方平亦堅乞南京留名遂命知陳州方平言民戎事國之大本願陛下廣聰明於聽覽之外採公論於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情厚為社稷之慮朝廷尊而國體平順氣應而嘉禾生遂退就誅

殛亦所甘心上謂方平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二月韓琦論青苗事二月傅堯俞直昭文館同判流内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王安石素善堯俞未即見也安石數名之既見語及新治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處君堯俞謝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辛巳司馬光言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祗受者臣先曾上疏言

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專使之散青苗錢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吏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令行之纔數日中外鼎沸彼言青苗不便者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十年之後非今日也臣聞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向時錢米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

害猶小而壞常平法之害猶大也陛下誠能昭然覺悟聽納臣言罷制置三司及追還使者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為天下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茍不足采陛下雖引而置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

趙抃悔不罷青苗法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轍之

徒而已方光之力辭也韓琦在魏急走書文彦博請勉之云主上倚重厚之庶幾行道道不行然後去之可也彦博以琦書示光光正色曰古今為此名利所誘虧喪名節者不少矣於是彦博復琦書曰君實作事令人所不可及直當求之古人中也乙未條例司奏尊疏駮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為之既而琦又言當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臣詳觀疏駮事件多刪去臣元奏切直之語曲為沮難欲望親覽後付中書密院看詳及送御

史臺集百官議如臣言不當甘從竄殛若制置司處置
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奏施行上閲琦奏請周
禮喪記無過三月等語安石駁此乃賒貸官物非稱貸
也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開貨場者王安石曰鎮所
言陛下若非畧見周禮有此則豈得不為愧恥丙申右
正言孫覺言切見制置三司條例司畫一文字頒行天
下曉諭官吏凡有七至於論斂散出入之弊將來陷失
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論於援引經義以附會先王之法

與防微杜漸將以名怨賈禍者臣得極陳之其條有三
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學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
仁以出號令考義以理財賦而乃佐陛下為此病民斂
怨之術陳升之曽公亮趙抃皆位冠百僚身專大政鼠
首厥議曽無執守臣於安石雖有舊故之義苟懷私而
不言誰復為朝廷言者中丞呂公著令檢會臣累奏早
賜施行張戩言天下之論難掩在公在於聖明動必循
理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昔建議謂使而試行之今已知

有害而反罷之是順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為監察御史裏行程顥言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幾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為害已多近日條例司疏駮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益沮公議先失衆心議其重輕未見其可於是進呈孫覺疏王安石謂覺所言無理讀不及終而止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至臺諫皆有異則人言紛紛如此何足怪上曰均輸

事何以無人言安石曰豈少常平事大臣固不悅但陛下初即位以為善政不敢異論陳升之曰豈可使上下訪問羣臣此皆提舉官所在張大安作故致人言耳上又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之略諭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駮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怗息上因論及臺諫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謂得人心者以有義

理義理者乃人心之所悅上又論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衆心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權無異今稍自刼即坐為流俗所勝矣三月上遣劉有方諭旨依舊供職是日光又對於崇政殿因再拜謝上曰卿何為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猶小尸禄之罪尤大故也上曰今士大夫洶洶皆是為此言卿為侍從聞之不亭不言於朕耳上曰卿見元勑否光曰不見上曰元勑不令抑勒光曰勑雖不令抑

勒而所遣使者皆風令抑勒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勑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率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國子監直講王汝翼辭條例司檢詳文字范鎮罷知通進銀臺司初鎮言韓琦奏中書自當施行不須下條例司及不當令李常分析封還詔書聖旨諭鎮行下數四猶不肯會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上許之鎮又封還詔書闕下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為樞密副使

士大夫交口相賀稱爲得人今一旦追還誥勅非惟詔命反復復實恐沮光讜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興利之風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右正言秘閣校理李常落職爲大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常平錢流毒四海州縣有錢未償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縣官吏姓名至五六終不肯

具而求罷職故絀上批監察御史裏行張戩侵侮柄臣誣罔事實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懷朋奸之實所入章奏與面奏事前後反覆不一並落職知縣戩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疏曰近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並言散青苗取利為害及王安石處事乖謬專為聚歛好勝遂非很愎日甚吕惠卿險薄奸凶尚留君側而曽公亮陳升之趙抃等心知其非優柔不斷觀望有避顛危莫扶戩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詞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

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叅政笑戩戩笑叅政之所為豈但戩笑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退即家居待罪故遂與子韶同絀侍御史知雜事陳襄同修起居注罷知雜事襄累奏乞罷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試制誥於中書襄以言辭不就試乞補外王安石請用為集賢殿修撰陜西轉運使命下上批别進呈而改是命

程顥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顥既罷御史懇辭京西故

也顥與王安石厚善條例司奏遣入使顥在遣中一日與王安石語安石之子雱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新法行矣顥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何與顥自此與安石不合及詔舉中丞呂公著以顥應詔安石尚喜顥助已而天下益苦新法乞罷青苗錢去提舉官安石大失望顥亦以言不聽請罷上曰人言何以紛紛如此安石曰此輩小人若附呂公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故紛紛不止也五月新除宣徽使判大名府歐陽修復

觀文學士知蔡州先是修自歷官至兩府凡有建明詞旨堅確故安石言其可任大事及安石輔政多所更張同列無合者修時判青州安石日上進之使判太原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法修固辭方上章論青苗非是濟關直放債取利中書言修擅上散詔特不問罪修即表謝語益侵安石言有曰特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所學素不經心益以病悴之衰軀持昏耄

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塞責又言所宜必辭者三所難安者一安石見之不悅奏從其請遂有是命司馬光言修表中戒小人之遂非效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知之其意有在矣范鎮乞致仕胡宗愈通判真州二月知永興軍司馬光知許州光在永興宣撫司請增修城壁雖内郡不被邊亦增修如邊郡光奏罷之又請添軍馬於長安河中汾州光言歳凶民艱食懼無以供億乞罷添屯不許光之言不用遂乞

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吕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或曰陛下不能用光言必不來上曰未論用其言與否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矣光乞辭許固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光自是遂絶口不復論新法

先是富弼判亳州方行青苗息錢法弼以為此法行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者俱貧民後不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法術當自貴近始若置不問無以令天下章下本州詔獄鄧綰又劾之連逮甚衆未決會除劉摯監察御史裏行摯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疏奏上欣然開納至是獄具通判唐諲簽判蕭傅及徐公衮石夷庚永成等七縣令佐合十六人各衝

朁而弼亦責四年五月提舉崇福宫吕誨致仕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實隂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跧蹵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危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身疾諭朝廷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則目且瞑光呼曰更

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六月劉摯言臣切以為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葢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為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其所据舊而補其偏以至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則苟簡怠惰便思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為法之道窘不大變化

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以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二勢如此事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萌始於此後摯嘗面對上問識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力學不識安石

甲戌富弼判汝州弼先許給假就西京養疾於是弼辭汝州乞依先奏上不許弼自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夏四月端明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司馬
光疏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六事自責今陛
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皆詔書所言即日
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方今朝廷闕政
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
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斂下户之錢以養浮浪
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
中國未知而侵擾邊隅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

凶器以疲困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功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以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内懐附會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知青州滕甫上䟽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已知之矣但一下手詔應熈寧二年以來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上甞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顥曰若臣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八年十月富弼言臣近日忽聞

時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别降手詔許中外臣僚直言
朝廷之闕失湍城氓庶歡呼鼓舞喧於道路聲徹幽遠推
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慰悅矣臣再詳手詔乃陛下
親筆非學士所作至累年災異如山摧地震旱荒之類
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巳詞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
士讀之莫不感泣故星變不旋踵而滅去臣願陛下盡
取臣奏不遺孤賤萬幾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説所合
者斷在不惑立賜施行踐虛心以改之詞應天文尤大

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悅服天道助順天人相應立致太平豈復有災眚出見而上駭聖慮哉張方平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數為天地心

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薦作故其事必有未叶於民者矣法既未叶事雖必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況今習俗奔競偷敝成風交黨相傾利害相軋攻訐起於廟堂辨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私於好惡

賞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為國家伏節死義臨艱虞而不易其操者㪅人各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君子訥於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偽也惟賢鑒精察之故能廣視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竱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於救矣上皆優容之呂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

其規模葢宏逺矣然臨朝願治爲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剌而不和中立敢言者罹讒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郡縣煩擾民不安生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夫事之邪正賢不肖葢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極惡前後紛紛玩黷聖德者葢不一矣其於人才既反復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況於一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已知其奸邪小

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累陛下則哲之明也臣今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聽並觀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其未善者則鐫損之茍為非便不為已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衆人耳目而庶政自理百姓安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五

宋 彭百川 撰

神宗經制西夏

趙元昊死諒祚立十九年其年秋率衆三萬來酬熟户趙明圍大順城官兵與趙明擊之諒祚中流矢敗走朝廷命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賫詔問以入寇之故且用鄜延經略使陸詵言令塞下止冬衣服銀絹使者諒

祚聞絶其賜予氣大沮會上即位諒祚即馳表謝罪上
赦其罪答以優詔且遣供備庫使高遵裕押大行皇帝
遺留物賜之諒祚亦遣使進助山陵於是上批去歲降
詔問罪夏國西界首作掴量使臣往來折難最為辛勤
事既寧息以其名聞於是延州西路都廵檢楊定進一
官仍擢為閤門通事舍人權知保安軍樞密察乃言夏
國既進表謝罪詞理恭順乞詔沿邊城寨守疆埸無得
生事詔從之居兩月种諤復掩納威明山取綏州四方

兵釁復始於此名山本熟户九歳為元昊所據長為銀夏綏三州監軍其帳在綏州之側領小使二十餘人牙頭吏史屈子者狡猾為衆貸諒祚息錢累歳不能償時大饑諒祚數點兵民疲敝苦之屈子乃説諸小帥窓謀内附又名山之弟夷山前已先降為熟户諤因夷山以誘名山之弟前已先降以來名山俱不知也諤即奏言諒祚累月用兵人情離貳嘗欲登横山族帳盡過興州人有懷土重遷之意矣故首領威明山者結綏銀州人

數萬共謀歸順乞因天時人心許令化上詔轉運使薛向諮䦨詢之詔陸詵名諤赴司審議并使向還會議於延州詵曰數萬之衆捨地來降情僞未可知且欲安所置之名諤問狀遂與薛向同議奏曰威明山兵力誠能據橫山而効順於我因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保障則中國之利若名山不能出此棄其地而徙之衆來無實利加我而使我輕絶夏人以啟邊隙非計也上復名本路掌機宜張穆之問甚詳穆之言事可必成可移詵知

秦州詔令以觀未行而諤所遣熟户韓輕持蠟書往與屈子期者已歸報諤即夜發兵馳赴綏州折斷世來會直抵名山帳名山大驚援鎗欲鬭夷山呼之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其姊識其聲曰汝為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為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姊曰是也名山曰我何嘗納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金盂名山曰金盂何在文喜方以金盂進屈子且脅之曰宋兵十萬至矣名山投鎗大哭不得已乃降諤遂據綏州詵大駭劾諤擅興詵等

代去至鄜州復有詔止詵同計邊事詵馳入見面陳利害請以璽書慰諭夏國棄還綏州正种諤之罪當是時文彦博為樞密使亦以為諒祚稱臣奉貢今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會韓琦初罷相判相州上乃勑琦永興軍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却以聞琦至陝言可受彦博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之以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二者俱有備乎琦對不必饋戍及救彼自以當諒祚即移書鄜延令無給粮追還戍兵若諒祚

攻威明山勿救也知延州郭逵以為不可琦使經略使
幹官劉航往督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户無以自
存俱潰去矣乃奏詣綏州築城置兵戍之轉運使所費
凡六百萬緡楊定者左右賣國嘗受諒祚金銀甚厚為
沿邊都巡檢私出塞見諒祚表其子仲通嘗往來諒祚
所朝廷初未知也及謂據綏州諒祚已定費已故因議
推楊誘殺之并執仲通以去上謂彦博曰楊定為夏人
所殺於朝廷之體如何彦博對曰此諒祚犯順曲在

彼置令延州移牒詰問如朝貢不入即嚴設邊備絕和市以困之然未可深討也邵亢以天下才殫力屈未可用兵宜諭以邊臣無生事因撫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益有名條其事上手詔報亢曰比覽來奏允符朕意葢中國民力乃是大事兵興之後不無科率人心一揺安危所繫朕以渺微承五聖大器日懼不克永惟受託寄之重故前者咨詢公欲求良畫且赫然大國制臨天下邊境負恩皆為常事今則自我輕動先違信又引

兵深入奪其城邑若為契丹計者則曰夏國未失藩臣之禮而南朝遽收復其地則我燕幽之境孰謂大朝無意取之哉以此言之二寇之心不期自合也朕又所繫憂者也其時諤既以擅興被劾者率多罪諤惟是張穆之諤為有奇功朝廷察穆之言過實意穆之與薛向表裏成諤之事以誤邊計乃罷穆之令永興聽旨又罷向責知絳州而慶州懷安鎮都監任懷正環州定邊寨巡檢李容初不禀經略司節度止憑薛向牒即會兵納降

法當斬以該德音薄責之奪懐正一官容兩官並免勒停种釋罪贈楊定宫苑使禄其三子仲容仲奭仲襄既而諒祚以中國歳饑戰又數敗乃復以鈌琅瑺錮殺楊定者偽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韓道喜將以獻而諒祚死秉常嗣立議遣告哀使以楊定之死莫肯為使者薛宗道有罪强之來宗道甚懼及境朝廷遣劉航問其所以為使之意宗道曰告哀爾無他也京師至乃命新陜西使韓縝就都亭西驛告宗道賊楊定等事宗道李崇

貴韓道喜三人已禁錮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陳秉常與其母悔過惟命是聽之意於是議定復欲乘此獲塞門安遠之地郃亢以為幸人之喪不可請以綏州易之亢之請與彥博之請合詔縝與宗道議縝與宗道朝廷欲以綏州還夏國宗道喜曰如此則感朝廷之大恩因令縝語宗道還我安遠塞門二寨宗道曰苟能綏請獻安遠塞門寨基縝曰其田上何如宗道曰安有遺人之衣而留領袂乎縝信之入奏上令復喻立恐嗣主幼未能

戢蕃部他日或來犯邊今為夏國畫長策度彼親實保事酋領亦必三五人欲盡自朝廷除官仍割歲賜五萬數充俸給所貴助國同心効順彈制蕃部仍候李崇貴等至方可行弔慰之禮乃賜秉常詔曰惟爾先父保有西陲忽覽訃音良深軫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勵孝忠用副存撫追諸親信之列亦同慰諭之懷令薛宗道等宣諭未幾宗道奉表入貢且縶送李崇貴韓道喜與仲通俱至答前所宣諭則云不知於是獨留崇貴等而

却回宗道表并其物崇貴至京師乃發楊定私見諒祚受金等事推問仲通與崇貴所言俱符詔奪楊定私見諒祚受金等事推問仲通與崇貴所言仲雍仲爽仲襄並勒停淮南編管崇貴免決止刺面配洪州道喜編管廬州而已既而宗道復來續因責宗道曰君在西驛時嘗以二塞諾我今更易言何也宗道由是獲罪不復來御史中丞吕誨上奏曰臣竊以收復綏州將及一年始聞朝廷議還其城歸罪种諤講尋舊好用安邊患中外

之人皆以為是今又聞留綏州以固横山之地及東與西人商量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彼既不納和解無成是必主議者不一有所反覆重失遠人之心為時生事必矣臣聞昔劉平曽獻取洪宥之策种世衡有復横山之意而後保安軍宋迪言招横山之民知延州程戡欲納輕賦之地當時執政深言其説迪因得職司任使勘時昏老安能為之所以言者知不可行而有所安也果中奸謀尋以節鉞寵之勘因保薦揚傳此策皆出於傳

也以至薛向獻攻取二策曰先舉曰淺攻先舉者乘諒祚黑闇意在掩其不備淺攻者止遣上丁入賊界平盪河南近种諤在青澗城乃招誘威明山等衆因其荒歉乘彼虛乏之攘取綏州及是先舉淺攻之策也獻言者但喜功名而邀祿利不思困邊疆而成後患朝廷一時信納亦未思真皇李至葉靈夏之議當時豈不能堅守益重惜生民之命借如曰衆人謀盡復山外壤土因降人以居其地立酋豪以領其族不免增大軍馬以為外托飛

輓芻粟以供軍餉輦致金帛歲備賞賚必無一毫一杪入於公上損不貲之費而事不給之用誠可惜也如鄜府困乏一路利害可知矣今傳聞薛宗道不復至劉航亦不遣前議既罷邊患已成數路時有賊馬邊奏甚急調食寢廣羽書交至使車旁午人心怖駭罔知涯涘臣所痛惜者諒祚前有缺禮聖君蒙覆未嘗問罪及其無事狆諤幸彼有災因之伐喪不仁之甚曲皆在我典型未正何以示天下今乘綏州去留望朝廷早為定斷謀

臣料敵必無遺算然所識有遠近持說有異同揣摩迎合之論不可不察也毋俾玩冦以失機會迺臣區區之見也又奏曰臣竊聞以綏州易安遠塞門謀之未就獻議者謂綏城勢不可棄棄之則示弱無以壯國威果如是臣計料之邊人獻議遂臣种諤之事且以孤城之内全籍官軍戍守新附之民寧免餱糧供給經路安衛當更增添堡寨轉餉之費力役之勞自是無復寧是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自起無名得此空壘彼國之民怨深骨

髓方值凶歉未能舉事人壯馬肥必思報怨我兵百戰百勝未足掩前舉之失兵勢小衂人心若何臣恐綏城未及而他城已有可虞也臣嘗觀邊民談說日尋干戈乃其幸也所以知獻此議者必邊人矣為天下謀者不專事一面與小戎開一朝廷之間隙絶三紀之信誓他有强敵勸我舉動疑心一啟何以支吾必不惜生靈之命竭天下之力收復靈夏何施不可顧事體輕重宜審措置惟祈聖慮與大臣熟議其當否無貽後悔已而夏

王復遣都囉重進言來曰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更敎夏國以臣叛君何哉朝廷乃命更不分賜物但還二寨重進凡三返議不合更遣旺明鄂特以誓書來言謹奉詔以二易綏州乃詔秉常俟誓表來上乃以誓詔賜之又詔邊臣毋輒生事繼遂冊之為夏國王秉常既受冊郭逵乃遣其掌機宜文字趙禼交二寨定地界羌言朝廷原所欲者二寨爾地界非本約也上曰若不得地但得此二牆墟安用之詔禼赴闕既到因言綏州與之亦用兵邊

備未可弛也前此王安石亦為上言倿可知邊事者以為綏州城據險可惜至是不復以綏州易二寨遂改綏州為綏德城其後秉常又遣使來請如舊約許不許明年秋秉常乃舉兵三十萬大寇環慶

韓絳宣撫陜西

熈寧二年工部郎中李復圭知慶州專殺喜功閙訌之役賊兵十萬復圭合蕃漢兵才三千遣李信劉甫种詠分將之授以陣圖約日接戰信等如教未至賊營賊兵

大至與戰多所妄失退守荔原堡復圭急收所付陣圖
劾信等違節制种詠瘐獄死李信劉甫俱劒斬之人以
為寃而朝廷未之知也王安石言於上復圭斬信等甚
當上曰文彥博馮京俱以為不然已而復圭益出兵夜
趨和市俘擄其老弱數百論功告捷又發兵夜襲金湯
殺其老弱亦數百人西人大仇憤三年八月戊午上批
涇原等路諜報西人點集國人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將
入寇安石曰人豈無鄰敵如何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

來而不憂鄰敵竊其國乎若果爾則是西人無謀亦不足畏苻堅舉國南戍為東晉所敗東晉非能敗苻堅驅率舉國之人既不樂行則自潰而敗也以臣料之或西人張虛聲使我邊塞聚兵費糧草則陜西困則無以待西賊而使我受其實弊也是月辛巳夏人果傾國大入攻圍大順城柔遠寨荔原堡淮安鎮東谷寨樂業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二萬圍或六七日一二日與官軍日夜接戰高敏戰榆林郭慶魏慶宗等戰樂業俱死之

於是朝廷議遣重臣為宣撫使韓絳時為參知政事請行安石曰絳於邊事未嘗更歷臣宜往絳曰不可朝廷方賴安石安石曰乃韓絳爾安石又言西戰不足憚以順討逆以衆攻寡以小敵大以陛下明聖當十歲孤兒勝負之形已決矣上曰絳與安石宜無適莫其為朝廷所賴一也卒不許安石而遣絳於是知雜御史謝景温奏曰西羌擾邊環慶城堡皆被其害緣復圭邀功生事致一路之人空受塗炭竊聞復圭自統兵以來數行標掠

偏師二十餘出遂使夏人怨憤舉國內侵士卒死傷邊民流離皆復圭所致昨詔鞫於河中府既又聞貸其罪如此即朝廷之法不行邊臣得以自恣為生民害非細事也夫王者之師信義為本向使復圭雖有克捷之功而不信義猶不足取況輕敵損威傷財害民如此之甚乎乞下宣撫使韓絳體量致寇之因考覈傷夷之數重行黜責以驚邊藩乃謫復圭為保靜軍節度副使十二月丁卯拜韓絳為特換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吏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初絳之行也文彥博恐絳無功並任其責奏請為畫一以附絳而略無發兵約束安石亦請不預邊事而討西方略一以委絳

絳至則選蕃兵為七軍以种古任懷政周永清种諤向寶景思立种誼分領之絳駐延州命种諤盡節制諸將將兵城羅元燕達城撫寧呂公弼城荒堆於是賊衆十萬圍撫寧三匝折繼世擁重兵駐浮圖莫敢縱兵种

諤將名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流涕不已遂追繼世兵還方議戰守而撫寧城已陷將士千人俱殁人閲秦憫然曰近遣至囉兀以來見所築殊不堅但一土牆圍爾固已憂之今果亡千人邊城舉動後宜深戒荒惟尋亦罷棄賊又急攻囉兀絳命諸路出師制衆州兵再出遂作亂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彦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静衆為先凡事當兼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

也上曰三代聖王之法固已有弊國家承平百年安得
不小有更張王安石曰朝廷但求害民者去之有何不
可若百事隳頽如西晉之風玆益亂也呉充曰朝廷舉
事每欲便民而州縣奉行之吏多不能體陛下之意或
成勞擾至於救弊亦以漸上頷之彦博又曰行交子不
便上曰行交子誠非得已若素有財用則自不須如此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但有廢墜不舉之處不須更
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自不悦然於

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安石曰法制具在財用宜不乏中國宜强今皆不然即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此行要人推行爾安石曰如趙子凡在府界案一王愷近臣乃以為刻薄小人不當奬用上下相扇為㫖且不欲奉公類多如此則誰肯推行法制者已而上問執政以囉兀存棄安石曰不須築堡則存而守之無害上曰如欲守固當築

堡則致冦今撫寧新陷士氣阻却乃於邊界中作堡又必致冦以沮怯之衆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上曰如此當不復計惜已費財用棄之而已然見兵三千人在彼為可慮積糧草多為可惜遂詔棄囉兀又出内德音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旅内耗黎元秦晉之郊並罹困擾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卹隱之恩以昭悔過之義應陝西河東路罪人除却謀改鬬已殺人至十惡不赦外餘死罪下减一等徒已下釋之兩路禁軍

並與持支民間因軍事科從者其議量重輕蠲減將來租税亡歿軍士義勇强壯蕃部等委經略安撫司速具奏聞當行優䘏命官及諸軍校將蕃官弓箭手人員當優與追贈子孫無骨肉在本處者給官斂送歸其家其不可辨識者瘞祭之兩路文武官應副軍期有勞者保奏以聞兩路進士禮部下三舉御試兩舉並與免解於乎勞民致怨非朝廷之本謀克己施仁冀方隅之少息更賴黎獻共圖雋功安石等上表待罪上釋之絳亦上章

略云臣近乞面奏邊事欲稟議攻守大計伏覩德音責躬悔過已謂聽任失當則臣雖復言必不見用臣見於緣路待罪望早賜黜責臣一身去就了不足惜所惜邊防大事陛下如此主張臣竭赤誠而為報國浮議所搖猝然撓罷不得畢其始謀自今孰敢奮身當責以抗敵其偷安竊食之人坐視臣輩被謗蒙恥進退無路自必以為得計也奏至已貶罷坐依前吏部侍郎知鄧州蕭西南路安撫使上議責种諤與復主同罪安石曰復主

罪薄西事之興自綏德始亦謂之罪也況誤韓絳而敗壞兩路謫為罪首乃責謫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月餘再責賀州别駕其後李復圭稍進用乃求賞向時麾下偏裨御史盛陶劾復圭臨邊輕敵敗事其大略曰賊兵已圍大順諸壘方追集邠寧等兵處置乖方故陷郭慶魏慶宗於樂業陷高敏於榆林慶州屬羌蕩滅無幾正兵義勇死傷不可勝數寘之典法萬死猶輕朝廷全其首領止令安置議者至今惜之陛下寬赦聽還近職使復

圭稍知廉恥當俯伏引咎以謝覃恩乃敢具奏乞賞打刧蕃復向時麾下偏裨文過飾非僥倖萬一豈典刑獨行於李信劉甫而廢於復圭乎乞置之於散地以叶公議上語陶曰卿知李信劉甫所受劄否復圭當受陶曰陛下前日不誅復圭今日思之不能無悔復圭在朝又將謀帥臣恐陛下後日之悔有甚於今上曰向者止是不知今朕已盡知之自有處分乃詔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周良孺根究以聞復圭遂罷判流内院銓仍令良孺與

知慶州楚建中同根究後良孺建中以復圭節制陳圖來上上乃黜復圭知曹州復圭將行對上有怨懟語曰二十年前已之曹州今日羞見其妻子乃羞見曹州吏民乎復圭無以對復圭既到任以謝表上復盛言已無罪放斥復盛陶所劾罰銅千觔云

种諤建議大舉

元豐四年四月權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第一將諤奏近課報西夏國母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有

梁相公者與其叔父亦相繼勸之既而秉常爲李將軍
所激怒欲謀殺叔母與梁相公其言頗露二人共謀作
燕令名秉常飲常醉起於後園被害妻子及從者近百
人即繼遭屠戮臣竊謂西夏賊殺君長此上下叛亡之
變誠天亡之時也正宜來此之時大興王師以問其罪
仍願陛下假臣鄜延九將漢蕃人馬之外量益正兵選
陛下親信中貴人爲監兵同行文武將佐許臣自辟置
之裹數十日之糧甲以趨乘其君長未定倉卒之間大

兵直擣興靈覆其巢穴則河南河北可以傳檄而定謂
又上言臣非於今月庚申奏夏國秉常為賊臣所殺乞
朝廷興師問罪今既知秉常兵馬見聚於所居木寨國
母及梁相公於國母巢穴自木寨至國母巢穴約五里
今已絶河梁南北人馬不通梁相公者已出銀牌點集
未知從與不從臣奏乞乘其君長未定國人離亂之際
興王師招討且兵尚神速機不可後況西人叛亂鄰國
孰不動心契丹自數年來歲常三四以拜禮佛塔為名

欲假道興州而意在吞併其國西人平時已嘗患之況今國內有亂若聞中國棄而不顧或備而遲留萬一契丹乘此舉兵吞併易於反掌矣若西夏果為契丹所併則異日必為大患於中國故今此事係朝廷為與不為決與不決爾所謂楚勝漢得之則勝漢今西夏疆埸若歸中國則契丹孤絕彼勢既孤則為我所圖矣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願陛下留神早運聖算此千載一時之會陛下成萬世大勲秖在今日矣五月環

慶路經略使俞允上言西戎跳梁已久自仁宗朝欲平蕩之未得其策近者或曰李靖有言兵貴神速機不可失惟疾雷不及掩耳乃可成功臣料今之議者不斷欲先招納羌人此策若行其機必露使賊得為備賊若先動為害不細康定覆車今日可戒昔李靖破突厥止用銳兵三千益謀當行之果所以勝也臣平時守邊惟慕羊祜及其伐國志為李靖而已經營於此已三年矣元豐初蔡確既排吳充罷相王珪為充黨欲并逐之珪畏

確引為執政時王珪獨相久上厭之珪不悟確機警覺
上意有異一日密謂珪曰上於公厚薄何如珪曰無他
確曰上久欲劾靈州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
也珪喜謝之適江東運判何琬有違法事上語珪欲遣
官按治珪以告檢正俞光光以告琬琬上章自辨上曰
何琬事惟語卿琬何由知之珪以漏語退朝甚憂名俞
光問之光對以實珪曰與君俱得罪矣即上表賀曰臣
遣昌祚進攻已得其城有詔先得靈州以節度使賞之

遵裕怒昌祚先至即遣李臨安鼎持檄檄昌祚曰已遣王永昌入城招降可勿殺昌祚歎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遂按甲翌日還慶軍次南州平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斬首千餘級昌祚提選鋒數千騎赴之未至而賊已退遂見遵裕坐昌祚帳外移時既見問城下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前日摩多之戰餘衆退東關若乘我師之鋭先攻破之城必下遵裕曰吾夜以萬人負槀積壘下遲明城可得怒未解檄昌祚

以涇原師付姚闕鄜不敢當遵裕禁昌裕毋得擅攻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悉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俱細小朴拙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昌祚共解救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軍師咸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諭城上人曰何不急降城上人曰我未曾戰何謂降也圍至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我師水至斬炮為梁以濟追騎至轉

戰累日至韋州為賊所乗一軍俱潰靈州失利朝廷不聞問上憂之詔王中正曰環慶涇原之師見攻靈夏未破賊兵遶出大軍之背扼絶糧道本路絶無援兵即今道路隔絶不可不慮令王中正將所部兵馬除已過河更不追還於延州簡不隨种諤出界兵及河東兵共三萬人以上速自環州洪德寨入至韋州以北如道路通快賊兵敗走靈州已有可破之勢即換在彼久役兵員回接轉餉或糧饋闕即應援兩路之師迤邐退歸務在

審量仍速報軍前且詔遵裕曰環慶涇原大兵久頓靈州城下糧道艱阻如已收復靈州即分遣將兵開道路或猝未可破即同涇原兵從環州兵迤邐移寨並邊别議措置回師之際務在部分嚴整其左右賊馬須痛殺戮已令王中正部領大軍接更在審度機便施行又詔沈括曰聞賊會十二監軍司兵卒於靈武内外拒捍官軍緣慶渭之師暴露日久士飢力疲須得外來王兵爲助逐救援賊馬通活糧道未論攻城利害且全兩路之

師整陣南歸已為上計令种諤以回軍並寨分諸路於保安軍及管下城寨歇泊朝廷已事遣使人厚賜犒賚必可鼓奮士氣旋便思用宜速諭种諤來德靖駐劄潜移諸將並付西路休息飽給飯食候使人至犒賜訖接續舉軍西去環州洪德路應援兩道大軍并力殺逐見屯賊馬兵未會而轉運司奏曰涇原環慶兩路進兵攻靈州不下兩值大風夜寒凍死及殺傷士卒不少靈州繞城舊有黃河分水大渠三重及溝澮縱横貫注所水漑

田約二千里前大軍經過渠皆乾涸自庚子賊決河水渠漸盈溢寨地卑下勢將弁浸高遵裕已於辛丑領大軍離城下即有賊馬出沒邀截至午過一渠人馬涉水至酉再過大渠雖有小橋人馬壅併亦須涉水其後涇原兵遇夜止在渠北與中軍隔渠下寨壬寅賊追及後軍接戰兩渠間水浸及寒凍人馬頗有死者申時至南州下營遵裕以涇原搬運糧草金帛至南州為賊兵抄掠幾盡環慶再遣夫糧及境亦以道路艱難餽運不接

見領軍全通道應接糧草遵裕亦奏曰臣領大軍徑趨靈會合兩路兵自丁亥併力攻擊緣靈州城廣濶守禦備具近城賊兵數萬不少日久與諸將分頭竭力且攻且戰雖屢獲首領然堅城未下庚子賊決黄河水浸營難以駐留兩路轉運司無計置一月糧草令大兵出界一月以上羌人於清遠軍韋州鳴砂川烽火平以來出兵邀擊粮草驛遞不通彭遜兵護涇原措運糧草為賊抄掠諸軍乏食士有飢色今若不統領大兵先討除抄

掠之寇使道通通快然後攻取即恐官軍坐致疲敝加
以冬寒日甚别致生事臣與兩路總管將副等議定兵
通路迎接糧草已而遵裕請入朝别議攻討詔不許將
將漕者亦力言遵諭不可復任邊寄其奏曰伏聞朝廷
詔遵裕領環慶涇原兩路兵退歸並邊别議措置令見
遵裕志慮昏淺動失事機喜怒輕肆賞罰謬濫有功將
佐多遭摧沮士心不服昨深入賊境全不肯痛行討蕩
仍節制將士遇賊接戰限定步數不許追擊有過所限

遂遭廷奪欲行軍法緣西賊戰鬬兵勢稍力必即退遁既不肯乘勢追擊於理無復大捷以致賊勢猖獗了無成功令若再委遵裕别議措置恐終未能上副朝廷責望之意又奏大兵攻靈州半月頓經寒凍自離靈州日有賊兵追襲為賊殺傷十過二三士卒乃敢攘奪公私之物至剝取軍員衣服生埋掩之自去巾櫛辮髪詐為蕃兵追奪財物軍儲什物棄毁滿野多燒兜鍪以造飯槍桿弩椿箭笴排衙之類皆以充薪所持兵刃則以採柴

木無不鈍缺凡此皆屬軍政本司不當侵預不敢施行若密奏則緘默之罪恐難逃逭詔奪遵裕岷州團練使為西上閤門使知坊州涇原路兵初出界正兵及番漢弓箭手共萬一千六十人馬五千七百八十三疋及入寨止萬三千四十八人馬三千一百九十五疋而已李憲領熙河兼秦鳳建大將旗鼓節制諸軍至西市新城遇賊破之駐女遮道襲逐斬獲降龕博結嘉等二十二族收復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以李浩安撫知蕪州事

遣歸順首領巴凌格攻薩布宗城駐軍未發詔憲諸路兵朝夕直趨興靈蕩平夏賊棣戳亦稱欲往靈州破青乘此機會協力深入撲滅巢穴若興靈道阻即過河取涼州毋得止遣偏裨以往又詔憲蘭州駐軍踰十日矣雖興版築委官可辦不須留連大軍今總兩路番漢兵夫十餘萬入賊境百餘里即止正犯晝一約束宜部諸將乘時奮功勿蹈遲疑自貽悔咎繼以粮運不辦詔擊漕臣馬由等更命趙濟胡宗哲供億憲留浩守蘭州總

兵東上破賊於高州石硤進至屈呉山復破之下營打
囉川城招納酋豪郢城四降注家等族首領趨天都山
焚南佐府庫至満丁川擊破統軍威明山虜獲甚衆次
胡蘆河而南王中正將河東兵六萬民夫荷糧者亦六
萬餘人九月甲午發鄜州纔數里一日白草平即謄奏
乞入邊境晉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取芻糧於麟州
十月乙卯始白草平引兵西行三十里至鳵州谷止丙
辰西至四鵠峰以陰霧復留一日是日行不過四十餘

里丙寅度無定河而行地多濕人畜往往陷不得出晩至横山下神堆澤始遇諤兩軍相距數里諤先上言乞授王中正節制會諤出塞攻米脂斬首八千獲馬及牛羊槖駞器甲萬萬計令介訛遇以米脂降得番部萬四千二十一人天子多其功許之明日詔書至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者二十餘人河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咸主隨軍糧餉凡所須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

傳指揮而已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紙筆自後以片紙書之公岳等問中正軍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絶陰更備一月糧及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屬引民夫千餘人發番人所窖藏僅得千餘石庚午夏至州番將索九思前已遇种諤而棄城

遁去誘斬首捕擄千七十人降附六百五十至是中正駐軍於城東士卒無所得俱憤悒思戰諸將俱言於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獲甚多我軍出境近二旬且食盡矣何以復命於天子請襲夏州聊可藉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者十餘人獲馬牛百六十羊二千九百軍於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凡内將官張真知府折克行引兵二千餘人發窖穀遇敵騎千餘以戰敗之斬首九

百餘終丙子至牛心亭食盡丁丑至奈王井遇鄜延掌機宜景思義得其糧遂引兵趨保安軍順寧寨兵夫凍餒僵卧於道來衆以刀剔其肉食之諤起夏州而石州監軍司亦遁去收其兵籍案牘得窖粟餉軍還次李家平三軍食盡亦俱號泣潰去沈括以聞上路緣理出不得已須當急且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聞戰士止是不禁飢寒逃歸其可隨所在城寨權送納器甲請給糧卿仍一面令城寨安撫司依榜受納給十日糧聽歸

所屬節次具招撫數以聞十一月丙午詔曰據种諤奏已移軍並塞兵馬暴露日久宜令种諤部領還本路全養士氣繕治器甲葺補衣裝俟稍近春暖再出討其本路士兵各歸元劄駐州軍城寨蕃兵并漢蕃弓箭手等各歸元住處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分擘於近重有糧草軍州屯泊其運粮夫皆散於种諤下將佐各隨軍宿泊又詔沈括曰本路行營之師自出境以來逢賊大小戰鬬未嘗傷沮迄今保全南歸並塞其士卒適當凝寒

之際加之常抱飢餒其於勤勞忠藎可嘉甚矣若不稍遂休息以待將來之用則氣力必須衰墮傷其壯勇之心況今邊事未有期程緣邊要地芻粟深宜乘時預有愛惜卿等疾速將諸將軍馬節次分屯其元係沿邊者即量留防守其餘移置求平已下州寨非緊切擬用去就食仍俟使人到犒設撫諭賚賜卿可責轉運司官編排紬絹各六七萬貫疋已上准備唱賜兵乃罷歸延州上令中正諤俱趨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邊境望

空而行无御遵斥堠性畏怯所至逗遛恐慮知其營柵之處夜二更即令軍中滅火後軍飯且熟即行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有鴻臚三千食之無還者及食盡士卒憤怨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趙莊二運使乃潰歸中正頗聞之乃於軍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而陰令走馬承受奏轉運使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令且於正節制故粮乏上怒令械公岳等於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上

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隂備八日糗糧今出塞二十餘日不得不乏上乃命械之出外合疑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乃還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他已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李稷主鄜延粮饟民夫亦苦於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遣吏斬三百餘人又自新斬九十餘人雖多殺戮卒以糧運乏絶謂兵遂潰殺當以乏軍興上論抵鄜延路轉運使李稷應副軍粮乏闕乖方及累奏誕妄致行營士卒乏食逃潰

若不差人代領其職付吏正治其罪則有誤國事不細
遂降兩官為轉運判官而御史王祖道論其罪惡曰稷
督夫粮出界令依陣法務崇虛文不恤事實民夫固不
知有伍行部令之法所轄官吏又非所部分亂離擾即
肆殺戮不能禁止況夫隊常去大軍十餘里間即遇賊
兵不知何以捍禦方大兵未行以十萬坐食之夫頓於
五龍川者十比及出界粮食已乏逃亡者半乃妄言寒
苦所致以覬免乏軍之罪頃出界往回未嘗有大雨雪

稷之欺罔明甚始稷具圖來上部伍行列指掌可觀及其推行紊亂一一不如所言議者以稷惟事作威不知卹衆自安定堡捁運至無定河一日斬數十人故衆潰棄粮而去今稷雖奪官得全首領已幸豈可復領將戍任以按察詔下沈括體量以聞其後上語執政曰昨陜西相有帥期李稷奏運糧夫已備及帥行夫數甚不足益稷所奏文具耳無其實也稷所言多欺罔幾誤朝廷大事稷呂惠卿所薦文物甚似惠卿可誅好大言無誠

實外以剛直實極汚邪稷之隨諤軍也威勢甚盛一日早入軍營軍士鳴鼓聲諾諤尚卧帳中未興諤怪之出對稷呼鼓角將問曰軍中幾帥曰太尉耳曰帥未陞帳輙為轉運粮草官鳴鼓聲諾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及永樂城陷或言稷以虐酷乘亂為官軍所殺云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計粮數止六萬餘皆待命於保德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粮自鄜州出踵中正軍凡

四萬餘人遣晉州將軍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又不知中正所在會趙高領河東轉運亦言中正不更事爲謬所輕信妄舉師出逾月略無功緒訾虎一軍夫粮足備委之鄜州度其本謀必非持久旣不敢直趨巢穴而乃旁請鄜州度其本謀乃以糧盡爲解令李稷上奏窺測朝廷況隨軍役徒可使摺運路昌衡在鄜延餽餉足以給之令徒役已散復集必難如期乃罷之至是天子詔曰昨朝廷

大舉本意直擣興靈覆賊巢穴不為淺攻但取橫山而已以地形觀之自西路保安軍順寧寨趨興靈至近昨种諤等出界自東路綏德城二十二日方至白鹽池而歸師八日已入塞門不委王中正种諤所議進兵何因捨直就迂會兵夏州虛占日月勞頓士馬橫費軍糧不能成功仰具析以聞於是种諤降受文州刺史王中正降授嘉州團練使沈括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時大舉伐西夏种諤師師入銀夏等州而不能有李

憲僅得蘭州逗撓不進高遵裕又自靈敗還上知師老
民困即下詔曰据前軍走馬承受言經略司差定溪蕃
兵馬前去銀州防守事勘會本州雖名為州而城守之
具百無一有既非可制賊死命之所又非為進攻巢穴
之漸徒糜軍馬守之安用顯是全不較計向去得失確
的利害止欲成就閑托虛名況士卒又罹凍餒人心厭
急之際尤宜乘時休息以待將來成計大用可急移文
种諤仰除有守具去處差人把守外餘一切放歸諸城

寨就糧草去處渇泊且下詔諭民更不調夫

李憲再舉取靈武

初李憲將師溕攻得蘭州築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詔憲據軍前事力修治為騎兵之所併力修治騎兵以糧餉不繼船筏未備為言及涇原環慶師老於靈州趨憲赴援又不能往既而諸路師潰而歸兵罷上以憲蘭州猶有功同知樞密院孫固奏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況諸將皆赴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不聽但問

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詞上釋不誅使圖未効憲
乃上奏曰昨諸路之師各以一道出界兵勢既分賊已
熟見虛實將來再舉須合諸道兵攻其必救使之莫測
若併兵一道則有數者之利如仍舊分路則利悉為害
臣今之策須於涇原會合併攻自熙寧寨進置堡障直
抵鳴沙城以為駐兵之地如此則靈州不攻自拔河外
賊巢必可撲滅遂陳進五利云審度事機須圖再舉遂
以目覩利害畫為此策墨不能自陳乞許臣赴闕面受

成算上得奏大喜由是決意再舉時元豐四年也詔河東轉運司自涇原環慶擇便路取靈州西旁築城堡約十五處置守具積粮草明年以李憲權涇原路經略使兼經制熈河節制秦鳳路陝西諸路經略使兼經制熈河節制京東六千人京西三千人河北八千人河東五十人淮南六千人并令都水監刷黄汴河清及客軍共萬三千人隷之又招納棟戩阿里庫果莊及禹藏花麻等憲奏進兵出塞築立堡障及制賊方略乞從中裁詔

不許憲又言五路軍馬會合之地遠近不齊不可一一擇日雖擬七月辛丑中軍起發為准乞下司天監詳定憲又奏將來隨軍糧食轉運司經制膠柱須索浩大雖傾關中事力佐以北路金穀亦未易應辦已自計置米五十萬石乾糧二千萬斤自從本司運至出塞於是鄜延路總管曲珍出界至金湯遇賊焚蕩族帳七百斬首千級珍又令遣將城葭蘆寨至羅兀城相直背罔川全軍夜驚而豐州屯駐神銳兵千餘人修葭蘆寨至府州

百勝寨王安等百餘人鼓衆擅還時諜者言夏國母自
三月初點集河内西梁府羅歷界甘肅瓜沙十人發九
人欲諸路入寇三萬餘騎侵犯淮南鎮而神木堡兵首
領皆穿頭選募血戰之士上戒勅諸將且促進兵時已
支司農新錢又鹽鈔各二百萬緡内藏庫銀三十萬兩
中書奏陜西邊東未息欲廣調軍需上曰秦居關中止
以一方士力尚能并一九州令天下之什倍於秦遠取
東南財賦以贍關中更得名將練兵則何為而不可顧

未有其人耳因謂執政曰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間

有要請

徐禧等築永樂城

元豐五年夏五月鄜延路經略安撫沈括經略副使种

諤等上言准朝旨條具制賊方略仍令畫一具所乞城

山界本路正當可為之時令具大意臣等歷觀前世本

路邊徼與中國隔限者利害全在沙漠若彼率衆度漠

入寇則彼先困我度漠往攻則我先困然而西戎常能

為邊患者以漠南有山界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險固可守我師度漠以北則潰羸糧載野野次突漠力疲糧窘利於速戰不幸堅城未拔大河未渡食盡而退必為所乘此勢之必然也所以興靈之民晏然高枕而我緣邊城寨未嘗解嚴者地利使然也至若能使漠南無粟可食無民可使無水草險固可守彼若羸粮疲師絶漠而南頓兵砂磧仰攻山界之堅城此自可以開關延敵以逸待勞去則追擊惜力治約之勢

在我而委敵以空野堅城之大利又山界既歸於我則所出之粟可以養精兵數萬得邊之牧地可以蕃息戰馬鹽地可以來西方之商旅鉄冶可以益兵器置錢監以省山南之漕運彼之所亡者如此我之所得者如此而又絕利市罷歲賜驅河南之民聚食於河外彼將何以自贍更使之賂契丹結棟戩乃所以坐困之也山界既城則下瞰靈武不過數程縱使堅守必有時而懈緣邊修戰備積軍食明斥堠待其弛備發洮河之舟以塞

大河下横山之卒擣其不意此一舉可覆也兼梁氏與萌訛首為悖亂使一國之民肝腦塗地彼寧不猜怨獨以兵威刼束勢不得動耳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圖此曹操所以破袁尚也其當措置事候得朝旨別具條奏又言昨條具制賊方略非謂展托邊面而已葢欲窮困賊勢窺其腹心須當盡据山界若占据山界則漠南更無點集之地彼若入寇須自漠北成軍自來非大軍不可如此當先擇險要之地立堅城宿重兵以為家計

今案視寨北古烏延正據山界北垠舊依山作壘可屯士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下瞰平夏當要衝土地膏腴依山為城形勢險固欲乞移宥州地平難守兼在沙磧土無所出先於華池油平築堡以接兵勢川路稍寬以通車運聚積糧草器具事事有備併力烏延先補山城全力築平城此地膏美去鹽地不遠其北即是牧地他日當為一都會鎮壓山界屏蔽鄜延其銀夏州亦可置鹽監鐵冶錢監馬收困險控扼

候烏延工畢漸次計置仍乞將塞門寨以北石堡背水油平羅章鹽地一帶為中路隸宥州米脂浮圖葭蘆义合呉銀州一帶為東路隸綏德以金湯長城嶺德靖順寧寨一帶為西路隸安軍除本路九將外更增置四將以新招土兵分隷縁邊八將駐劄邊面次邊三軍置於金明青澗城鹽州近裏兩將在鄜州河中府其縁邊八州推鹽自責交鈔本為禁止青白鹽立法將來青白鹽池既歸我入州軍自不可食解鹽乞以鹽池隸本路及

轉運司可以那移外乞朝廷應副錢萬緡廂軍五千人工匠千人遞為百匹乞於近裏州軍應副生熟鉄五萬斤馬皮萬張車二千乘本司及轉運司備義勇保甲萬人應副以代禁軍有事役者又言朝廷若定錢城守山界既乞起涇原兵馬牽制及本路屢捷之後乘勢興修若遲留月日即恐西賊有謀費力平蕩於是詔給事中徐禧內侍省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路同沈括計議先是豫章有進士黃雍者著書千家禧得之因切語為書褎

美新法以獻王安石安石大賞之時吕惠卿領修撰經義遂牒禧以布衣充檢討已而欲官之安石乃白上曰中書檢正官如章惇輩朝廷即當有差除後更用人如不稱艱於退絀今欲置人爲習學上可其請於是除禧鎮南軍節度推官中書户房習學公事及安石罷相吕惠卿復薦禧名對垂拱殿除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禧口辯揚眉奮髯足以移人意安石再相鄧綰爲御史中丞劾禧黨惠卿因縱華亭之獄禧出爲

荆湖北路轉運使禧拜中丞首論綰人材闒茸不可知永興又薦孔武仲邢恕可以為御史王安禮對上曰武仲與恕豈可為御史張璪曰此兩人俱異論者上曰徐禧論事其意漸可見大率懷吕惠卿恩尤欲進異論之人安禮曰事君者不可以貳茍貳焉無所不至禧尚是知縣資序陛下拔擢過分宜何以報而懷奸若此上曰禧俱嘗有資序自布衣即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禧今日殺身可也豈上論報詔知青州劉庠與綰易而未罷

禧中丞其後上復謂安禮等曰君臣之義報施而已古人待我國士故國士報之至於豺狼亦有報施如徐禧者可謂不知報矣安禮曰禧志行如此已為陛下所察莫若明示貶斥使天下之人知陛下好惡所在蒲宗孟曰若只令為給事中恐亦足以懲勸上曰待不悛當有顯絀至是與沈括等計議乃言銀州故城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已定議自永樂堞聲塔平

移而右堡烏延至長城嶺至六寨自背圍川良闕孟闕
羅韋囉泊川至布娘置六堡闕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
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畧萬三千其非九百步之寨一
百步之堡所能包盡地勢則隨處宜增展朝廷是其議
即日報可七月詔李察差官團結廂軍三萬人令團結
官押付鄜延路聽轉運使李稷賦功又詔涇原環慶熙
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涇原路經畧制置司鄜延路見
路進城山界須諸路兵為聲援令涇原於鎮戎定川熈

寧高平名置一軍委劉昌祚盡護之須兵馬三萬以上環慶於順城荔原堡柔遠安强寨各駐一將令經略司委近上將領盡護之須兵馬二萬以上以鄜延路副總管曲珍為副使八月禧舜舉括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城永樂凡十四日城成承永樂與綏德俱在無定川中永樂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俱絶崖地誠險要冦騎數來爭之俱敗去先是冦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為兵近三十萬人齎百日糧屯於涇原之北俟官軍出寨

而擊之既聞城永樂即引兵趨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數十禧等俱不之信且曰彼若即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上賜禧等黄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於米脂禧等恐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與曲珍以步兵三萬餘人護永樂禧括舜舉以八千餘人還米脂是日永樂遣人告邊騎且至丙戌括留屯米脂禧舜舉復如永樂丁亥邊騎大至曲珍率城中兵陳於崖下水際禧舜舉率城中兵陳於崖下水

際禧舜舉稷植黃旗坐於城上臨視之賊自未明引騎過陣前食時未絶前將軍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陣擊之庶幾可破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及已陣而賊衆前後無際將士有阻色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揺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賊不戰先自退邪俄而賊鳴笳於陣賊騎爭渡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賊騎乘之官軍大潰偏將

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逕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賊遂圍之城堞俱未備水寨為賊所據城中掘井三丈不及水士卒於是渴死者及過半賊遊兵近米脂括退保綏德城永樂孤絕賊攻益急曲珍度城必不可守白徐禧請率衆突圍而出南走猶勝於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值大雨城遂陷珍率衆數十人踰城走免禧舜舉稷闔城俱後初括奏賊兵

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奏已憂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戰豈有逃退邪必有大將在後已而果然及括以圍城事聞上急詔李憲率所步兵赴援又詔括曰永樂為至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則恐誤朝廷事愈重今雖發諸路赴救度可齊集須臾十數日卿可相度遣間人與賊約抽退軍馬當追回永樂人民結黨還地界如委可行即依令指揮若恐益增賊勢即勿施行令永樂諸將已失利事出無可奈何卿宜勿惶撓整頓精神措置

邊事安撫在城人情招集散亡士卒使臣惟是上下一
心堅守城池收拾民戶焚燒委積勿以滋賊凶燄消沮
士氣所有今日已前累降處分軍前可多方募人傳達
令求便潰圍棄城比李憲至延州永樂已陷於是括坐
始議城永樂既又應敵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員外
置隨州安置徐禧者狂踈喜談兵常言用此精兵破羸
兇左縈右拂直前刺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
輙大笑曰妄語可斬終以此敗李舜舉知城必陷裂衣

襟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及城説陷報夜至上早朝當子慟哭宰執不敢仰視上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内惟呂公著在外惟趙禼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也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朝廷而已去官沈括繼之遂謂討伐种諤以鄜延之師深入無功禼遵裕以環慶之師至軍州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

東騷然困弊天下共望朝廷安息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講築城禧素以邊事自任故上遣往經畫之既入賊境略不為備寡謀輕敵猝遇强寇故敗自是後上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五